

近代著名

圖書館館刊

薈萃續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本社編

近代著名

圖書館館刊薈萃續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新學
社
PDG

第十四冊目錄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

第十卷第六號 民國25年11、12月

插圖.....	二
敦煌本王陵變文.....	四
干寶著述考.....	二〇
太平天國官書補編叙錄.....	二八
石經論著目錄.....	三四
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乙編續目(續).....	六四
本館人藏善本書目錄.....	九二
——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月份.....	九二
本館人藏普通書目錄.....	九八
——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月份.....	九八
第十一卷第一號 民國26年2月	
插圖.....	一三〇
簠齋金文考.....	一三二
韓非子疑義考.....	一五八
打馬圖說.....	一六二
清真集校輯.....	一七八
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乙編續目(續).....	一九六

學術簡訊..... 二四六

館訊..... 二七〇

本館人藏新書簡目 二十六年二月份

甲 善本書..... 二七八

乙 普通書..... 二八二

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圖書館月報

第一卷第一期 民國23年10月

發刊詞.....	三〇五
大學圖書館底標準.....	三〇六
本館九月份工作報告.....	三〇七
新書月報.....	三〇九
公用參考書匯編.....	三二三
第一卷第二期 民國23年11月	
目錄學通論.....	三三一
書的故事.....	三三五
本館十月份工作報告.....	三三六
新書月報.....	三三八
齊院長先生寄存西書目錄.....	三三四



第一卷第三期 民國23年12月

愛的分野.....	三四一
目錄學通論(續完).....	三四三
本館十一月份工作報告.....	三四六
新書月報.....	三四九
程蘊輝先生遺贈圖書目錄.....	三五六

第一卷第四期 民國24年1月

英國近代著名作家一瞥.....	三六三
本館十二月份工作報告.....	三六七
新書月報.....	三七〇
程蘊輝先生遺贈圖書目錄(續).....	三七三

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年刊 民國25年6月

目錄.....	三八〇
插圖一.....	三八六
圖書館與社會教育.....	三九四
圖書館人員應有之認識與努力.....	三九八
分類論略.....	四〇二
閱覽室管理雜論.....	四〇八
卡式目錄與書式目錄.....	四一二
板本學答問.....	四二八
館藏經籍跋文.....	四五二
瓠廬所見所藏經籍跋文.....	四六六

非常時期教育論著集目

本省方志待徵目.....	四八二
西南特種民族研究書目.....	四八六
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所藏邊政圖書目.....	四九八
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所藏邊防圖書目.....	五〇二
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所藏及待徵邊防雜誌報章匯目.....	五〇四
平湖葛氏所藏清人精本詞目.....	五〇六
吳梅村馨清湖詩考.....	五一〇
新世金石列目附叙例.....	五一六
草隸考.....	五三六
論古雜識.....	五四〇
書目答問斟補之餘及序.....	五四六
插圖二.....	五六〇
本館之回顧與展望.....	五六四
二十四年度本館設施概況.....	五六八
本館歷年大事記.....	五七二
本館同人著述提要.....	五八〇
本館歷任館長事略.....	五八五
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曾任館長官員一覽表.....	五八六
本館最近入藏書目.....	五八九
梅展特輯.....	六一三
梅展特輯總目.....	六一四
插圖.....	六一六
梅籍跋語.....	六二〇

名畫概要·····	六二三
梅展書目·····	六二五
梅展畫錄·····	六二八

題咏·····	六三一
紀錄·····	六三八

國立北平圖書館

館刊編輯委員會

王庸

王育伊

王重民

向達

吳光清

孫楷第

賀昌群

萬斯年

趙萬里

趙錄綽

謝國楨

顧子剛

本刊啓事一

本刊自發行以來已滿十卷，謬承宇內學人時錫巨著，至爲感荷。自第十一卷起，增加門類，力求更新，專以傳播學術資料，溝通文化消息爲目標。除原有各門外，另增「專載」「輯佚」「參攷資料」「館訊」等門。舉凡未經刊載之先賢著述、久經遺佚之前代羣籍、某項專題之重要資料，以及東西洋學術界消息、重要論文目錄等，皆擇要備載，以備讀者之參攷，而補本館事業所不及當代學人幸注意焉。

本刊啓事二

繼縣陳簠齋先生介祺爲清代金石名家，搜羅之富，鑒別之精，並世無兩。惟一生矜慎，太過著述多秘，不示人外間。流傳者類皆零錦碎玉，皆鼎一臠。本館近商得陳氏後裔同意，將「簠齋金文攷」原稿全部交由本刊陸續發表。欲讀陳氏著述者，尙希及早訂閱爲幸。

蓋齋充茂車六人報事月初在甯夏奉寄一書不識
何時達前日按臨涼州古秦中又二千餘里所經邊
水州地數百里無人煙漠時遺跡西夏殘碑遍言無
所得卒二厠塵僕夫況瘁無可告

悞頃由襄城寄到石門漢魏諸刻紙皇之精華宋如
尊嚴扣土較尋常帖估所值略有一二可取持檢石門
頌一紙鄧君開通寇命石刻一紙楊維表紀一紙永壽元
年刻石三紙石門銘一紙永平顛字三紙朱拓石門頌一
紙寄呈

賞鑒又芟苞題名殘字兩行刻在石門洞外南崖高
家下臨深澗游者須至崖畔極險處仄足而立仰視方
見拓工於洞內立架施一長板用繩捆身轉面向裏方可
上紙故僅拓數本惟與翟書所鈎數字大小不類或別
是一刻竟不可知見審李亭下石文斷裂故年久崖摧
僅此兩行尚存云

審定之潘韓頭字亦竟無獲訪碑之來易如此拓三已赴
成縣西溪耿顛須秋初方到手肅敬坡

起居不註

晚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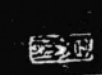
生吳大澂頓首上

所刻石文前月遣戎差四陝尚未取到六月至西安經科通寄一四月廿四日

同

匪介卷步重入丁亥禮三月十奉寄復兩函
不吝河言可直不憚自引唐歷州區設王
加至河間並覽鳳樓高樓此君早歲翰穠可
得言訪占鼓泉山漸中望屋瓦春雨後
人殊可發時會語大橋至留津呼可濯
宗族盛宜致賀古者若加勸止制已於矣
與貴卿煙以五百餘里瞻望
直惠皇親不雅進幾而飛一羽
餘年以此外舉及甲里所得驟如雷意也
言不厭所早憐于累月積十一甲中
漢意何古跡止懷史時今始短病十餘
已驚論大受費之弊則亦甚有是而已
參署飛
同河間。後總于未河日已不從辭除
耳詳錄謹

晚生大不憚 謹 三月十三日



敦煌本王陵變文

王重民 校錄

敦煌本漢八年楚滅漢與王陵變一卷，袖珍蝴蝶裝，末有「天福四年（九三九）八月十六日孔目官闕物成寫記」一行，今藏巴黎國家圖書館，分別著錄在 *Pelliot 3627a, 3867, 3627b* 三號。余詳加校閱，知互相銜接，同爲一書。惟卷端開首處殘缺一小部分，斯爲可惜。然據書中所述史事以推，所存者似尙可得十七八乃至十八九，故覺放失之後，雖僅獲殘編，猶有餘幸也。

此變文述楚漢兩軍在滎陽（？）對峙，漢軍屢戰屢輸，王陵與灌嬰因奏請偷斫楚營。一夜之間，將楚軍殺死五萬人，殺傷二十萬人。項羽大怒，用鍾離末計，到綏州茶城村捉王陵，因捉得陵母，命作書招陵，陵母不肯。適漢高祖命盧綰到楚營遞戰書，乃託陵母至帳前，俾綰知悉。綰回營奏明高祖。高祖轉語王陵，陵乃邀綰再到楚營，救其慈母。至兩軍界首，綰先入楚軍，陵母聞之，惟恐其子偕來，同此一死，遂口承修書招兒，因借項王太哥寶劍，自刎羽。綰之前，以堅其子事漢之心。盧綰回報王陵，王陵自然非常悲痛。高祖命太史官逸其眞容，贈爲一國太夫人，盛爲祭奠。於時遙見陵母，從楚營中乘一朵黑雲，在空中來謝高祖。

按項羽捉陵母以招王陵事，最早見於史記陳丞相世家。班固作漢書始爲王陵立傳（卷四十，列傳第十，開明縮印本頁一七二）。傳文蓋本之史記。列女傳續傳，續陵母入節義傳中（卷八）。蓋亦本之史記。茲依史記，以攷其演變之歷史。

史記陳丞相世家云：「王陵者，故沛人。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卷五六，世家第二六，頁一七二）

漢書列女續傳增損史文不過三數字，史事無稍變化。然自列女續傳至此變文，中更八百年，蓋不知幾經野老之口說，學人之傳述，遂完成此忠烈悲痛之感入故事。余恨學識有限，未能詳考此八百年中演變之跡，蓋亦古籍散亡，書缺有間，文獻不足故也。然以史記與變文兩相比較，其不同之點甚多，此不同之點，當即在此八百年中演變之結果也。一、史記無王陵與灌嬰斫楚營事。二、變文謂項羽捉陵母，爲用鍾離末計，爲報斫營之恨；史記僅稱「得陵母置軍中，」蓋因其降漢故。三、變文稱盧縮爲漢使遞戰書，史記僅稱「陵使，」未指姓名，但定非盧縮。四、變文謂項羽在盧縮面前苦辱陵母，史記則稱「東鄉坐陵母，」非苦辱，實爲尊敬。五、王陵邀盧縮再到楚營一段，爲史記所無。此五點爲歷史與小說之不同，亦即由歷史演變成爲小說之重要條件也。若更詳考之，知此變文之完成，雖處處出於附會，但處處均有來歷；更證以今之西漢演義等小說，與變文雖又小有不同，其大綱固無一處不爲本之變文者也。余既獲此篇於叢殘，考史漢以溯其淵源，讀小說而得其流變，其關係不綦重哉！

余於攷史記與變文演變之前，先欲辨明王陵與漢高祖之關係，夫然後可知項羽提取陵母之真

意，然後返觀變文之構成，於何以演入斫營一段，方易明其故也。按史記高祖功臣年表：「安國侯以客從起豐，以廐將別定東郡南陽，從至霸上，入漢守豐。上東從戰不利。」（卷十八，表第六，頁七七。）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則謂：「以自聚黨定南陽，漢王還擊項籍，以兵屬，從定天下。」（卷十六，表第四，頁五一。）史漢異說，然漢書蓋本之史記世家，則史記表與世家自相矛盾也。更證以漢書，則世家所載，當爲近是。漢書高帝紀云：「秦三年七月，襄侯王陵降。」（卷一，頁五。）晉灼曰：「王陵，安國侯王陵也。」韋昭曰：「漢封王陵爲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爲穰，而無禾，字省耳。」臣瓚非之，以爲：「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穰，是陵所封。」全祖望經史答問辨析最詳，全氏云：「高祖本紀，迎太公呂后時，因王陵兵於南陽。功臣表，陵聚衆定南陽。陵本傳亦有之。張蒼傳，陵救蒼之死於南陽。是安國侯卽穰侯矣。襄當作穰，蓋卽南陽之地，江夏則不相接矣。韓成之封以元年，是時陵何妨自稱穰侯也。」（史記校刻本，卷八，頁十五。）則王陵在秦末，亦與楚漢並起，定有南陽，自稱穰侯。至秦三年七月始降漢，是月沛公已定南陽，卽引兵而西，其救張蒼之死，蓋亦在是月也。但陵未從入關，仍駐南陽，故漢元年九月，漢王有「因王陵兵，從南陽迎太公呂后於沛」之事。（漢書高帝紀，頁六。）自秦三年七月，至漢元年九月，在此十四月中，陵雖已降漢，既不肯從入關，似仍未斷絕於楚，項羽恐其持二心也，故取其母置軍中。然則羽之捉陵母，當在是時。漢元年九月，陵以兵迎太公呂后，乃實際上以兵屬漢，祇以其母在楚營，故陵使仍有至楚者。羽東鄉坐陵母，尙未忘招懷之意，陵母之自刎，當又在是時。陵母既死，陵始不持二心，終從漢定天下也。

既考明項羽捉陵母與陵母之自刎在秦三年漢元年之間，則變文演變之跡，爲易於說明矣。漢王既東出關，彭城之敗，太公呂后爲項羽所得，常置軍中以爲質。滎陽之戰，爲楚漢爭天下最緊要關頭，紀信誑楚以自代，周苛罵羽而被烹，一時節義之士，最爲時人所稱道，後世所傳頌。且陵母與太公呂后之事甚相似，義母當有烈士，故演出斬營一段，以與紀信周苛爭烈。說話人又不顧時代，遂移其事於漢二三年來湊熱鬧。然王陵本無斬營之事，故拉出灌嬰，就嬰事以傳演。按漢書嬰本傳云：「漢王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爲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嬰雖少，然數力戰，迺拜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卷四十一，列傳第十一，頁一七五）斬營事疑卽從此演出，而又轉以王陵爲主者也。

陸賈楚漢春秋多載楚漢諛聞，爲班馬所不取，疑其事或有與變文合者。魏晉六朝以來，雜傳之書，著作如林，今亦無有存者，莫由考索。五代以後，終南宋之世，余則搜輯未周，其事或有存者。元鍾嗣成錄鬼簿載陵母伏劍一本，顧仲清撰，似卽承此變文而演爲戲曲者，惜原書久佚，莫由知之。又王靜安先生曲錄，纂錄元王伯成與劉涓子一本，與此變文書題相合，疑陵母伏劍事，或在其中。王先生稱無名氏九宮大成譜有此本數闕，余未見其書，亦未知有無佐證，再後則當屬西漢演義矣。西漢演義一書，余僅獲閱劍嘯閣批評本，其卷五有「知漢興陵母伏劍」一回，情節大致與變文相同，而人物則復有異，其不同者殆爲本於顧仲清陵母伏劍歟？抑人物之變換，因地域而有不同歟？

然其大較，則變文顧山西漢演義，固常爲一線相承者也。茲將變文與演義作一比較，如下：

王陵變文

西漢演義

- | | |
|------------------------------|----------------------------|
| 1. 王陵與灌嬰斫楚營。 | 1. 王陵斫楚營，陳平爲軍師。 |
| 2. 用鍾離末計，到綏州茶城村提取陵母。 | 2. 用季布鍾離末等計，到彭城提取陵母。 |
| 3. 盧綰到楚營遞戰書，見陵母受苦。 | 3. 楚派使臣來告捉得陵母事。 |
| 4. 陵隨盧綰入楚營，救母至界首，綰先入探，陵母死綰前。 | 4. 用張良計，使叔孫通到楚營探陵母，陵母自刎通前。 |

二十五年十一月五日校訖記。

漢八年楚滅漢興王陵變文

（上缺）帝洽背汗流。漢帝謂二人曰：「朕無其其詔命，何得夜半二人越對？」遂詔二大臣，附近殿前：「莫朕無天分，一任上殿，標寡人首，送與西楚霸王，亦得！」王陵奏曰：「臣緣事主，爭敢如然！臣見陛下頻戰頻輸，今夜二將擬往斫營，擬切我王本情。」皇帝聞奏，龍顏大悅，開庫賜彫弓兩張，寶箭二百隻，分付與二大臣：「事了早迴，莫令朕之遠憂。」二將辭王，便往斫營處一舖，便是處初。

此事高皇八九年。自從每每事王前，

寶劍利拔長離鞘，彫弓每每換三弦。

陵語，「大夫今夜出，

楚家軍號總須翻，

選揀諸臣去不得，

將軍擯甲速攀鞍。」

灌嬰大夫和曰：

「自從揮劍事高皇，

大戰曾經數十場，

小陣彭原都無數，

遍體渾身刀箭瘡。

不但今夜斫營去，

前頭風大亦須湯。

白羽新彫一百隻，

龍劍初磨利若霜，

儼若今夜逢項羽，

斬首將來獻我王。」

二將辭王已訖，（一）走出軍門，模馬攀鞍，人如電掣，馬似流星，不經旬日之間，便到右軍界首。王陵謂灌嬰曰：「此雙后分天下之日，南去漢營二十里，北去項羽營二十里。」王陵又謂曰：「左將丁騫，右將雍氏，各領馬軍一百餘騎，且在深草潛藏。」丁騫謂雍氏曰：「斷於漢將此處，敢爲巡營。」二將聽得此事，放過楚軍，到峽路山，幹却馬脚。王陵脫著體汗衫，掇一標記，斫營。「先到先待，後到後待，大夫大須密記，莫落他楚家奸。」便樨（二）紫離門探聽更號，玉漏相傳，二更四點，臨入三更，看則是斫營時節。項羽帳中盛寢之次，不覺精神恍惚，神思不安，擢然驚覺，遍體汗流。人是六十萬之人，營是五花之營，遭遭倏倏，悻悻惶惶，冷（三）人肝膽，奪人眼光。項羽遂乃高喝帳前，「莫有當直使者無？」季布握刀奉鬪王：「當直！」「既是當直，與寡人領將三百將士，何不巡營一遭？」季

布應聲唱諾，領三百將士，當時便往巡營。中軍家三十將士，各執闊刃薙刀，當時便喝：「來者甚人？」季布答曰：「我是季布。」緣甚事得到此間？「奉霸王巡營，既是巡營，有號也無？」季布答曰：「有號外示得。」中軍家將士答：「哀示。」合懼馬門闔地開來，放出大軍。二將第四隊插身楚下，並無知覺，唯有季布奉霸王巡營，營內並無動靜。今擬散却兵馬，各歸營幕，望大王進止。依卿所奏！二將勒在帳西角頭，立地已營，入得號又偷得。王陵謂灌嬰曰：「如何下手斫營？」灌嬰答曰：「嬰且不解斫營。當本奏上漢高皇帝之時，大夫奏，嬰且不奏，一切取大夫指搦。嬰解斫營。」

(四)王陵謂曰：「乍減者御史大夫官以陵作衙官以否？陵道捉便須捉，陵道斬便須斬。凡人斫營，捉得个知更官健，斬爲三段，喚作厭兵之法；若捉他知更官健不得，火急出營，莫落他楚家奸便遂。」乃揭却一幕，捉得知更官健，橫馳堅拽，到王陵面前，陵左手攪髮，右手抬刀，頭隨刀落，含血洒流四方。二將營處，謹爲陳說。

羽下精兵六十萬，

圍軍下却五花營。

將士夜深渾睡着，

不知漢將入偷營。

王陵擡刀南伴斫，

將士初從夢裏驚。

從帳下來猶未醒，(五)

亂煞何曾識姓名。

暗地行刀聲劈劈，

帳前死者亂縱橫。

項羽領兵至北面，

不那南邊有灌嬰。

灌嬰揭幕蹤橫斫，

直擬今霄作血坑。

項羽連聲唱禍事，

不遣諸門亂出兵。

二將驚營行數里，

在後唯聞相煞聲。

二將斫營已了，却歸漢朝。王陵先到標下，灌嬰不來，王陵心口思惟：「莫遭項羽獨（六）手？」道由未竟，灌嬰到來。王陵謂灌嬰曰：「大難過了，更有小難，如何過得？」灌嬰，答曰：「大夫斫營得勝，却歸漢朝，何者以爲小難？」王陵謂灌嬰曰：「下手斫營之時，左將丁翳，右將雍氏，各領馬軍百騎，把却官道，水切不通，陵當有其一計，必合過得！」灌嬰謂王陵曰：「請大夫說其此計！」王陵曰：「我到左右二將之前，便宣我王有勅：左將丁翳，右將雍氏，何不存心覺察，放漢軍入營？見有三十六人斫營，捉得三十四人，更少二人，便須捉得。」更須捉得兩人，便請同行，兩盈不知，賺下落馬，踟躕存身，受口勅之次，便乃決鞭走過。楚將見漢將走過，然知是斫營漢將，踏後如趕無賴；漢將見楚將趨來，雙弓背射，楚家兒郎，便見箭中，落馬身死。兵馬校多，趨到界首，歸去不得，便往却迴，而爲轉說。

王陵二將斫營迴，

走馬南奔却發來。

王陵拔劍先開路，

灌嬰從後誚龍媒。

處分丁翳及雍氏，

橫遮亂捉疾如飛。

何期漢將多奸詐，

馬上遙傳霸王追，
(七)

二將當聞霸王令，

下馬存身用耳聽。

誰知黑地翻爲白，

黑地相逢知是誰？

王陵下鞭如掣電，

灌嬰獨過似流星，

雙弓背射分分中，

暗地唯聞落馬聲。

爲報北軍不用赶，

今夜須知漢將知。

傳語江東項羽道：

「我是王陵及灌嬰。」

其夜，西楚霸王四更已來，身穿金縵，上項卒返，去衙床如坐，（八）詔鍾離末附近帳前。鍾離末蒙趨至帳前，叫呼萬歲。楚王曰：「在夜甚人斫營？與寡人領將一百識文字人，抄錄將來！」鍾離末唱，（九）出門，須刻之間，便到兩軍，抄錄已了，言道：「二十萬人，惣著刀箭，五萬人當夜身死。」霸王聞語，轉加大怒：「過在甚人？」鍾離末奏曰：「過在左將丁騭，右將雍氏。」拔至帳前，遣卿權知南遊奕，何不存心覺察，放漢將入界，斫破寡人六十萬軍營？」二將答曰：「口稱四更已來捉得。」霸王問曰：「捉得不得？」二將奏曰：「被漢將詐宣我王有勅，賺臣落馬受口勅之次，決鞭走過，踏後如趨，雙弓背射，損却五十餘人。」霸王問曰：「甚人斫營？」奏曰：「漢家左先鋒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王陵，右先鋒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灌嬰，臨去傳語我王，今夜且去，明夜還來，交王急須準備。」二將交雪罪過，過在鍾離末。霸王曰：「拔至帳前！」「何不存心，放漢將斫破寡人軍營，領出軍門，斬爲三段。」鍾離末答曰：「臣敢陛下，與陛下捉王陵去。」楚王曰：「王陵斫營得勝，却歸漢朝，甚處捉他？」鍾離末奏曰：「王陵須是漢將，住在綏州茶城村。若見王陵，提取王陵；若不見，提取陵母，將來營內，